

## 散落在时光里的树

陈海聪

我永远记得这样一个画面:故乡的山岗上,长满了绿枫、香樟、水杉、草榿树、马尾松以及许许多多不知名的树。风一吹,树的枝叶不停摇曳、翻飞,而风就一直或轻或重、或急或缓地吹着,我就坐在树荫下的石块上,轻轻嗅着那混杂着泥土与青草的气息,在斑驳的光影里数着一只只蚂蚁……

### 山枣树

鲁迅先生说,在我的后园,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,一株是枣树,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在我记忆里,老家门前的菜畦上,也长着一株枣树,铁青色的枝干不算粗壮,却已同我的年龄一般大。

30年前,伴随着我呱呱坠地,父亲不知从哪讨来了一株枣树苗,还笑着对母亲说,等娃长大就有水果吃了。因而,自我记事起,这株枣树就如同卫士一般,静静地挺立在菜园的角落里,无需浇水施肥,也不用防虫除草,只是自顾自地长着,就把根扎到了土层的最深处。而随着枣树越长越旺,父亲也多了个烦恼,这枣树太会“争”了,它的根须穿过菜畦,钻进石缝,盘根错节,无缝不入,贪婪地汲取着大地的养分。而它的果实随风掉落,又萌芽出土,长成新的枣树苗,一路冲杀驰骋、攻城掠地,骄傲地宣誓自己的主权。如此,想在菜地里种点别的什么,便成了奢望。

不过,父亲也看得开,既然种不了菜,就撒些花籽吧,来年开春一定很美。想来,也多亏了这枣树,这临溪开垦出来的菜畦,过去每逢发大水,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,要

么坍塌一部分,要么倾倒一大片,每次都得花力气重新修缮一番,如今却坚如磐石,丝毫不能撼动。

奶奶便是这枣树的忠实粉丝。春天,她会望着枣树上那一串串密密匝匝的小黄花发呆;夏天,她会对着颗颗饱满晶莹的绿色果子,露出慈祥的微笑;秋天,则是她最开心的日子。摘枣子的日子,孙子孙女们屁颠屁颠地跟在她身后,在老人用竹钩将枣树枝杈下拉时,蜂拥着跑去抢那最红、最大的枣子。当然,也怕弄坏枣树,不敢使大力气。到最后,那些摘不到的枣子,奶奶便会放任其自生自灭。我却明了,那是给鸟儿过冬的。

当然,冬日的山村是萧瑟的,冬日的枣树也是清冷的。不过,在夕阳西下之时,原本瓦蓝瓦蓝的天空便会染上一层红晕,像是过滤了一切杂色,我觉得,那便是一年中最美的时刻。就着落日余晖,父亲在家门口劈柴,而我则安静地坐在已经秃顶的枣树边,望望天,看看云,也听听溪水的流淌声,等父亲忙完后帮着堆摞柴火,并且码得整整齐齐。

这时,母亲也会在烧饭的间隙走到门口,和父亲聊几句家长里短的闲话,再顺手抱些木柴进厨房。约莫一刻钟,空气中便会溢满浓郁的饭菜香味。或许,这就是最幸福的日子,面朝小溪,喂马劈柴,春暖花开。

然前几年,因着要拓宽硬化村道,枣树被砍伐了。

我不舍、委屈、心疼,却无济于事,只在恍惚间,看到那株枣树,似乎又回到了泥土的怀抱里,随风摇曳。

### 草榿

席慕容讲,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,永不老去。

草榿就是我的乡愁树。这是一种生命力极为顽强且又古老的树种。属于红豆杉科,树势强劲,树干粗大而又挺直,枝叶茂密呈镰刀形,树皮灰褐色浅纵裂,是国内特有的常绿针叶乔木。因其枝叶与红豆杉颇为相似,在阅读初中以前,我对属于同一科目的两种不同植物,常常分不清楚。

草榿算是村庄变迁的历史见证者了。在老家的村道边、山岗上、茂林里,我时常能见到它们的影子。村民们说,他们也不清楚是先有的村子还是先有的树,也或许先前的有一些,后人又补种了许多。这些草榿,粗壮些的,似乎已有好几百年历史,即使好几个成年人伸出双手,也合抱不过来;小一些的,也高达数十米,仅凭一人之力完全无法合围。

那些年,在我求学的路上,也有那么一株草榿,坚毅阳光。7岁那年,父亲送我进了村里的小学。报到之后,进入一个全新的时空,我激动兴奋,却又忐忑不安,内心五味杂陈。那会,我似乎“笨”得无可救药,别人半天就搞定的古诗,我要读上好几天,也不见得理解;别人在老师面前倒背如流的课文,我读得结结巴巴,满脸通红;别人会跳的橡皮筋,我怎么学也学不好,怎么跳也跳不好……幼小的我,所谓的自尊心、自信心受到极大打击。

那时,从家里出发到学校,相距不过千

米,行走不过8分钟路程,我却觉得那么长、那么长,一直走不到尽头。那时,晨间的早读是必修。冬日的清晨,天边还没泛起鱼肚白,霜降后的稻田则反射出刺目的寒光,土布制成的棉鞋踩在泥土里,都能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声响,冷得瘁人。而我清晰记得,就在那个清晨,害怕迟到的我,天蒙蒙亮就哈着热气去学校。当走到草榿树下时,只听得“啪、啪”两声脆响,两颗外壳绿油油的榿树果子便蹦跳着落在了我跟前。

因是“高空坠落”,榿树果子外头裹着的绿衣已经迸裂开,露出丝丝白色的内衬,还有可爱的黄棕色硬壳果子。我既惊喜又奇怪,喜的是天上竟然掉果子给我,奇的则是秋天已经成熟采摘的果子,为何初冬还有?

后来,还是父亲给我答的疑解的惑。他说,“榿树是太公辈留给全村人的子孙树,为保护好它,大家都约定俗成地只摘不打、只捡不打,这株榿树树干高大,结的果实又多,位于顶部的果实,大家没法采摘,就留在了那。等到冬天的冷风儿一刮,熟透的果子自然就落了下来。”

原来如此。自那以后,我的心态似乎也发生了小小的变化。每天最早到校,最晚离开,每天捡拾两颗榿果带回家,一颗颗认真地清洗后收藏着。等到寒假成绩公布后,我带着第一名的奖状跑回家,在打开那一袋子香榿果的时刻,雀跃无比。我想,那是自然的恩赐,也是给我最大的鼓励。

父亲说,去年那株老树结的果子似乎少了许许多多,以前每家每户可以摘一箩筐呢!也许,它也迟暮了。



### 春到规溪

程昌福

## 一对老夫妇

俞琳

11楼住着一对老夫妇。女的高高挑挑,男的温温和和。

同一个电梯来来去去,照了面自然是微笑、点头。时间久了,彼此便开始有简短的话语交流。女儿见了他们也会是甜甜地喊声“爷爷奶奶好”,他们自然是欢喜。

关于老夫妇家的一切信息,都是来源于婆婆,比如:他们家儿子在上海开公司;阿姨是碧湖人,家里有三姐妹;叔叔以前是管理企业的;他们又出去旅游了等等。婆婆常和他们一起散步,每次回来都要和我说上那么几句。

就这样说着说着,我也渐渐地对他俩产生了兴趣,每次见到他们时话语也就多了起来,话里也透露着几分亲热。时常见他俩一起去菜市场买菜,晚上一起出门散步、一起回家,一起出去游玩。虽都是年近古稀的人,但都精神矍铄,眉宇间尽是历经沧桑后特有的安详。我常想,两个人守着

平凡的日子就这样一起老去,又何惧岁月脚步的匆忙?

一次,在家里猛然闻到了食物烧焦的味道,抬头一看窗外浓烟冒起。糟糕,是哪里着火了?赶紧和家人跑到一楼。抬头一看,竟是11楼阳台冒出的。家里就两个老人,不要出什么事情才好!赶紧和丈夫乘电梯赶到11楼,咚咚咚地敲门。“叔叔,您家出什么事情了?都冒烟了?”我急哄哄地问。“没事了,没事了,刚才在照看阿姨,没顾上厨房,现在煤气关了。让你们虚惊一场,不好意思。”“没事就好,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一定要和我们说呀,我们都挺担心你们的。”“好好好,谢谢你们。”叔叔很感激地点头。

日子不紧不慢地走着,小区门口那棵柚子树开出淡白色的小花,幽甜的香气弥漫了整个小区。每一次,我总是来来去去地光顾着这香味儿,而忘记有怎样的人打

身旁走过!

电梯口再碰到叔叔时,我惊诧那昔日满是宁静的脸庞刻满了憔悴,那幽深的眼睛似乎也写满了故事,我这才想起有好些时日没见着夫妇俩了。我赶忙邀请他来我家做客,他没推辞。

叔叔个子不高,略微发胖,双手十指交叉沉稳地坐于沙发,极具修养。没等我询问,他缓缓说道:“阿姨得了老年痴呆症……”我心一紧,难怪很长时间没看到他们了,难怪他说在照看阿姨忘了关煤气,得这病自己和家人可都受罪叔叔说奋斗了一辈子,那时候时间都奉献给事业了,欠阿姨太多,本想退休了好好带她去环游世界,才开始玩两年,就摊上这毛病了。我一时语塞,不知如何安慰他。世上之事,我们很多时候都会以为有我们想要的后来,可结果来的却是面目全非的后来。

瞬间的情绪低落之后,叔叔拿出手机

给我们看他儿子办的公司,给我们看他的孙子、孙女。小小年纪获得的那么多奖项,他那言语里的骄傲掩盖了眼里的风霜,却也分明流露了几丝遗憾。优秀的儿子在上海打拼得风生水起,一年回趟把家,即使阿姨得了这样的病,叔叔也没让他孩子回家照顾,总是跟他们说自己还可以。

小区门口的柚子花渐渐谢幕,青涩的果子延续着生命的另一种开始!恐怕再也见不到阿姨了吧,心里这么想着,却不料在一日夕阳如柿子般的傍晚看到他俩:叔叔一手牵着阿姨,一手拿着手机给她指指点点,阿姨脚步蹒跚、摇摇晃晃。夕阳斜斜地投在他们身上,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……

我心一紧,时光呀,请善待心存念想的人!忽然想起好些时日没打电话问候父母了,赶紧拨通:“妈,最近都好吗?”

## 心中的南峰

吴耀赞

麻洋等大小十八个自然村,俗称东溪十八村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南峰人具有多种优秀品质。

和善友邻。小时候,南峰的山上有许多几个人才能合抱的大树,遮天蔽日,有的高耸入云,有的如大伞盖。父亲说,南峰十八村,村和村中的小山,都是黄泥山,土层深厚,土质松软,故树能根深叶茂,而其风水培养出的人心地善良,性格和善。当时我也没有怎么听懂。但我记得小时候的后村,就我住的那一幢房子,有四户人家,但大家一直就像一家人一样。那时小孩子吃饭都是拿到“玩间”(大家公用的厅堂)一起吃,各家有好菜也共同分享,较亲密的客人来时,也是你帮我,我帮你,互帮招待。有时这家没米了,那家没盐没油了,都去其他人家先拿着用,互通有无。特别是日常用具,比如桌子板凳盆碗碗,在来客人了或办喜事时,都是互相借用的。还有一特

点是十八个村之间和谐相处,没有争斗。虽然这里山林田地,犬牙交错,大家难免有利益冲突,但都能化干戈为玉帛,世代友邻和睦相处。

尊师重教。记得我在念小学时,南峰中心小学是荷地区排名第三的小学,那时的校长叫姚宝平,德高望重,得到各村人的敬佩爱戴;还有大池洋村的吴忠圭老师,几十年如一日,在南峰学校这块园地里,辛勤耕耘,为培养南峰人呕心沥血,为南峰的教育事业奉献一生,桃李满天下。1961年,恰逢国家困难时期,荷地、新村共有数万人口,仅有荷地一座初级中学,总共三个班,我们这一届,一个班11个人,而南峰就占了3个,那么艰苦的条件,送孩子读书积极性这么高,重教之风足见一斑。

宜居长寿。我家所在的后村是东溪十八村中人口最少的,只有100多人,我母亲仙逝时是94岁,但和她同辈的有好几个

哥嫂却还健在,像金良母亲她们有几个后来活到100多岁。到现在80岁以上老人,比比皆是。东溪十八村,虽然物质并不充裕,但村落都是依山傍水,每幢房子自然天成,就是一处景观“别墅”,我们祖上用了两句话来形容:门临碧水观鱼化,庭近青山听鹿鸣,是对村景贴切而又生动的写照。大自然赋予的天然氧吧,特别适合人居住,故能形成长寿之村,东溪十八村是未被挖掘开发的养生福地,长寿之村。

我爱南峰,因为她的绿水青山,养育了祖祖辈辈勤劳智慧善良的南峰人,那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源泉。

我爱南峰,因为南峰人都有一颗善良的心,有一双勤劳的双手,有做人诚实、做事踏实的优良传统。

我爱南峰,因为她总用那博大的胸怀宽容我这个游子,并随时拥抱我、欢迎我,把我融入万千南峰人中,直至永远!

